

卷之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

九

日

廣德元年秋

閬州冬梓州作

鶴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閬州冬梓州作  
曰是年秋公自梓暫住閬州冬

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

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

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

驪山清路塵

鶴曰鄴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  
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

日明皇

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

擇深枝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

傷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

髮白成絲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領

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

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

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

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

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後山詩話杜牧云南

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

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

城鶴曰青城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

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

雜吾舅意淒然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朝望

令太史何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鳥飛來於是

舉羅張之得一隻焉焉定功曰漢書方士言

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

使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

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腹存迢迢百餘尺豁達

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

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

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

清罇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

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

嶒嶒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  
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芟荷入異  
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  
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  
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  
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  
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

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

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

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晁曰呀虛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  
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白

在坐穩興悠哉

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屬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

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  
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州迴對雨詩云不  
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  
客老去一露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  
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  
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  
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興嚴二歸奉禮別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

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

反冷眼為暖亦新奇

將老病纏身出涕同

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字警

尚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

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鶴曰

山東羣盜謂來真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  
福昌南陽真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  
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  
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甌堂掃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

不偷金梁獄書應作

公自注去聲

秦臺鏡欲臨獨

濟

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

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

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

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從獄

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

漢旌旗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雪嶺防秋急繩

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雪山

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

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

蕃本西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除西川節度其在上年武赴召高適始至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代崔光

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

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  
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  
得西戎實飽飛飽飛語強○夢弼曰高適嘗為揚  
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  
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  
飛颺不就  
繫繼也

###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  
使臣鞍鐵堂峽詩云折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

### 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和雖知其許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  
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  
幸陝十二月陷松羅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  
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畿旋命郭子儀禦  
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  
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  
老望王官之至也

### 征夫

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  
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  
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  
才名妙畧之稱而其下皆敗此之事  
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  
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  
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

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

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  
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

何須十萬兵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

十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以沐州降十一月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比號雄武以時兵聚糧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也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

山列防秋三戎民罷于役高適嘗上

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  
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鋌西南背和  
好殺氣日相纏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  
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公孫迷特借用其字  
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戌以西數城邈在窮山  
之巔溪隧險絕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  
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  
云蜀將分旂  
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  
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

壘迴首得無憂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

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

喜欲報凱歌歸洙曰蚕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

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

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古人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紛紛

乘白馬壞壞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

頻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謡云青絲白

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

轡以應讖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其部師有二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

叛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

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

裏羣臣安在哉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

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巴江曲

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

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

水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

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

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

八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

狩而

言也

送李卿

郎部侍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

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

棄晉山隱魏闕尚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

緱山是日晉山又地理志閩州有晉安縣本

晉城時公與李曄俱在閩故也莊子身在江

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雒

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閩中鶴曰是年冬公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

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

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

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

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

死寂寞壯心驚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道蓋是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

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省事

佳語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

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簞宋魏之問謂

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梁簡

文谷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桃

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簞也桃竹出

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

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機身如竹

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

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

東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  
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濟鼓柂白

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又玄  
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進則劉義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

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  
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  
曷從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棗瓜自注

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三始錄  
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  
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  
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  
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  
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  
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瀕胡孔切交古交切

冬狩行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

章彝大開東川公以此詩調其多  
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

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  
九青兕駝駝嶄嶄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  
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  
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  
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  
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

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

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校獵請

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

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脩可曰

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

禮記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

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

練習也鄭曰崑崙獵切危五毀切高貌趙曰

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

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洙曰章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

又三月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

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  
又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  
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  
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  
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  
見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  
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  
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  
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狄風  
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  
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

一莓苔

老語古意

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

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語得深淺

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

縷告訴棟梁推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

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

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

高人憂禍胎

似是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穢雜紛

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曰而意已具矣

歲晏風破肉



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結語

知及此殊有態味。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推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趙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彌曰西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攔樹也法華經譬如有入幼年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喜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

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  
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  
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  
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寫得眷眷章  
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  
健兒斲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

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  
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  
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洙曰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  
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累累然若喪  
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  
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夢弼曰青草  
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  
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  
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  
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  
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鄧子  
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  
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只一  
便見前此當扈從而扈從與收京後再見  
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  
可勝舉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

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

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

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

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

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

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

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驤首則以無伯

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尤鷹也飢則

附人飽便高颶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

而然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

回乾坤風塵拍吐蕃之亂未息也洙曰漢貨

道傳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跋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

報皇天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白骨新交戰

雲臺舊拓邊此五字有日乘槎斷消息無處

覓張騫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

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

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

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

日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

戰歸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

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被

也洙曰書偃武修文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

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

德盜賊本王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焉今引以言長安時

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

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

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

建豈獨聽簫韶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壯之

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侈於居弟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傑固懷恩以

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持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摠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上三

三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  
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  
走歸期未敢論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  
左檐當作武檐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  
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  
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  
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

閬歸  
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

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

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

茅齋看青壁

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  
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鬪。

作未  
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

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

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闌中勝事可腸斷

闌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

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鶴曰

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闌州豈道經縣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

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

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

引朱衣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

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

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

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揔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

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

渭如今花正多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

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

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

大意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

首鶴曰王使君謂閬州守也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

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

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

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

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關

任羣克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

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

萊足雲氣

蓬萊足雲氣語緩而傷

應合摠從龍

夢彌曰去年吐

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

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彌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

於寢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趙曰易

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鷺入新年語

此五字起得又別

花開滿故枝天青風

卷幔草碧水通池

上句有託下句無聊

牢落官軍遠蕭

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

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鬪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

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鈞陳出帝畿煙塵昏御

道者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

多隱屠鈞王肯載同歸洙曰漢天文志注星

志癸亥日闔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

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熒惑

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熒惑而言則指

程元振謂其熒惑人主以召亂時柳伉上疏

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僚州死洙曰漢天文

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

都賦注鈞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

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彌曰鈞陳出帝

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

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

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

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

多隱於屠鈞今車駕之出故

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

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蕭

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

大臣感諷不迫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

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

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眾此以

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

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  
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  
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  
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

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

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

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注取從軍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

忘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邁

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

遜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

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

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

邊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

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

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獸奔走羣公

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

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日

后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帝將見  
 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脩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  
 巴滇馬齋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  
 遶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黃鬚鮮早奴來  
 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  
 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獸  
 奔走也宋曰嬖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  
 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  
 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  
 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

接俱宜下鳳凰

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

其姦贓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  
 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  
 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  
 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  
 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  
 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

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  
 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  
 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

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

雖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

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

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

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

翰作去聲今人以爲訝未必敢用也

便應黃髮老漁樵

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禮樂志游閭

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脩可曰顏延年詩攢素旣森靄積翠亦葱菁注松柏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何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

入千騎把霓旌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

魯恭留又極典重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宇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

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宋曰道書中有十

洲記皆言神仙境界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  
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  
客悠悠見汝曹

###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  
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

會朱袖拂雲和沐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

材而中為琴瑟也

###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

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

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出於胃臆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

也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

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

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

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

入宿衛也趙曰按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

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

管河朔田曰子美調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  
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雍當西蜀河北之地  
洙曰百官疏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  
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關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行云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

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

膠漆好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豈聞一綃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

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

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

血江漢長衰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



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待寸刃饒曰齊純  
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夢  
粥曰前漢志齊俗作冰紉綺繡純麗之物韓  
非子魯人善織履妻善織編後漢志桓帝初  
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  
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  
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也師曰  
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  
漢世之隆也

###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  
朝廷鶴曰按唐史是年嚴再鎮蜀因  
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

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  
時為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  
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

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

羽此人所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未曰章彝揚州人趙曰

亦可回誇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

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  
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

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穎川又  
移汝南太守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  
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廼留恂黃曰美章彝善守東川  
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  
侍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  
自言也

###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  
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  
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

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

江岸

夢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鶴曰公仕蜀連年往

來梓閬間將欲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灑澗雙蓬

鬢天入滄浪一釣舟

語特悽愴

戎馬相逢更何日

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

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滄浪則漁父者也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有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與杏然九江春草外三峽

暮帆前馱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

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平避

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為酒而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

雙燕

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

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

地在吾亦離殊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儕

暑寒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

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

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倅人在側乃解老杜

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蟬娘生又五日鳴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倅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鶴曰

公出峽之計未遂聞嚴武再鎮威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

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

著盡室畏途邊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

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安上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

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宛轉何日

兵戈盡飄飄愧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行色遞隱

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狔鼯直供一笑樂

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披耕切訓彈也洙曰狔狔屬鼯

鼠也

別房大尉墓

夢弼曰房瑄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閩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

有斷雲鍾情苦語著低近二對碁陪謝傅把

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淒絕

曰晉謝安當符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

山聖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揖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子

傳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實劍弗  
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  
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  
豈以死背  
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五首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

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

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  
劍南未幾破吐蕃收益  
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

閭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

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

書札待潛夫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

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

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

之洙曰左大冲蜀郡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

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

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鄒善

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  
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  
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為魚以丙日取者非也  
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  
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栢枝山有丙穴出嘉魚

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也洙曰成都記郡縣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因水得名風俗錄郫人刻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也脩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如今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為盛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丘  
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  
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

荆州賞更新洙曰雪山丘候無兵馬時西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  
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丘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丘候望烽燧不得用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  
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

一飲醉如泥洙曰梁益記溪水出瀟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

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官其妻

人爲之所苦澤怒以妻于犯齋禁遂收詔獄時  
六十日語曰生世不諧作大常妻一歲三百  
夢彌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

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

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

人間行路難夢彌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

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只云步蝶萬  
竹疎是也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乎

爲閣老武至德間爲給事中  
時公爲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儿在還思歸昔去爲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

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練慷慨共說總戎雲

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洙曰鳥皮儿也趙曰謝朓詠

鳥皮隱几詩云蟠木主附枝刻削豈無流曲

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注事

甘自息機田曰大公六韜以車騎分爲鳥雲

也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

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  
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  
靜輕鷺受風斜態有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  
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

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

蘖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拭小盤一作著小冠勝宋曰謝

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

注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

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

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

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

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羗胡而羣

小賊臣因之

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

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

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麤西

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

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

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

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柁械背

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

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  
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  
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踈舊  
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  
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  
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

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赴朝廷卽是指嚴武

當時入朝也 宋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

齊桓衣裳之會 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 鶴曰

謂爲刺史也 宋曰左傳在劔州皆蜀道也專城

大不相事 夢弼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

起肘腋 宋曰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

獸名食父 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趙曰左傳微禹吾

其魚乎 光武紀決水灌之 百萬之衆可使爲

吳

上集卷十一

三

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  
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  
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  
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  
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  
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  
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  
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

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向若微霜足以

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

茫此語本極悲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

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

鄭曰振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朴子天陵

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

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興杜公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

為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  
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岍尚為  
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  
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洙曰大厦將  
傾非一木可  
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倚  
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  
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  
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  
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師曰船傷  
也叩之以節

歌趙曰晉夏統以  
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舞鷓鴣

夢弼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蘂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

欲如何

鑿井交機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

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

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井井，江白

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

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

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

鷺兒，童莫信打慈鷓鴣。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

車書正一家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待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洙曰蜀有玉壘山夢弼曰西山寇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自然幽花歆滿樹小水細通池四句描摸幽興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鶴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不及簡齋步驟略近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浙野風秋洙曰漢文

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  
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  
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  
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  
禪事謝玄暉詩  
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傷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

自生枝又悲於他作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

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洙曰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之游後經山陽

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絕交論素

交盡利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

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

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



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望雲悲轆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役  
 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永作  
 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  
 風宋曰後漢方術傳蒯子訓有神異之道既  
 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  
 費長房為市椽市中老翁賣藥懸一壺於  
 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  
 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  
 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  
 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只是一句不關輕  
變體自然

綬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

敗亡非赤壁敗亡自謂親  
涉是境方會奔走為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

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曉鷺工併淚秋

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

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  
 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  
 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  
 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生語  
 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  
 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耳 溯口江如練  
 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  
 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欸曲動彌

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  
 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  
 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魄苦語 琴臺隱絳  
 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  
 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  
 息勞筋網聚粘圓鮒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  
 癭小睡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 農月須知  
 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

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猥偷休作畫

麒麟畫麒麟但其用政是苦語不洗眼看輕薄虛懷

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宋曰李冰

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

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眾皆着黃

巾同日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鶉趙曰春

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驚所工者在於並人之

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

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穎春夜對月

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

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以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宋曰語楚狂接輿漢末王粲以兩京擾亂乃

去而依劉表於荆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消

渴病也洙曰嵇康絕交書隊喜晚起趙曰索

誰親言為況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

言將求誰親我乎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

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

見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傳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圍則有瓜疇芋

區甘蔗辛薑滿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

西山趙曰淵明苔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

惟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又阮籍謂王戎曰

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

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

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成石鏡琴臺竝

樽也曹植詩我有柳瘦瓢藤輪謂車也謝鮑

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猥烏入切猗勇主切獸

濟

名夢弼曰淮南子獬豸為害幸使羿殺之萬  
民皆喜洙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雷為友  
如膠漆之堅  
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鶴曰按史

賈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  
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  
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  
視髮皓白沉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

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  
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嗟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  
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  
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

賈公病肺臥江沱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

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

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余

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

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

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宋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鴈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睡鴛鴦富貴氣象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鶴

韋諷居在成都時爲閬州錄事趙曰  
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  
正曹霸鄭虔皆善  
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  
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  
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  
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  
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  
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  
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  
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  
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  
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  
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  
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鳥嘯風

長篇意外淪痛險絕

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彌曰明皇有馬名照夜  
 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蒼舒曰按唐會要  
 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  
 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  
 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  
 鄭曰殷烏閒切婕妤好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  
 官也夢彌曰唐制內宮婕妤好才人各九人此  
 言天子遣婕妤好傳詔令才人取瑪瑙盤賜將  
 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紈細綺言從者也鄭曰  
 駟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  
 駟乃平劉黑闥時乘也洙曰郭子儀收復京  
 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師曰素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

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  
 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  
 馬長楸間鄭曰廐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道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荅曰貧道愛其神  
 駿聊復畜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  
 皆苦心之所愛也希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  
 在長安東新豐縣洙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  
 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趙  
 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  
 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  
 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今云朝河  
 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洙曰前漢志元封  
 五年漢武自澤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  
 弼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此以比明  
 皇今已升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  
 皇秦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

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  
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  
旨葬焉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  
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  
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  
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  
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

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洙曰春秋

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此比之於財方未置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四川刺史嘗謂錄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繩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馬曰樹立也

###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起語激昂慷慨  
及此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



又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

往復浩蕩只在裏許○自開元之中常引見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

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

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

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

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迥立意從容詔謂將軍拂

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

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

屹相向相向語識密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

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凋喪名將軍

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故卽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

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日坎塹纏其身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趙

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

籍為庶人洙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

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

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抗州

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青門

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

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

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

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

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

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

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如金鍾

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

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

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

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

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

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以

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

旌武功襄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

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謂觀褒公鄂公之像若

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鶴曰明

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閻闔天門

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

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

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

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秦少游謂

其叙事該而不煩故依之而作羅漢記跋公

上集卷之二

大

南

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  
 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  
 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  
 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  
 神驂驅老大騾裏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  
 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  
 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  
 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  
 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入方寸超  
 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夢弼曰圍  
 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  
 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所不樂不  
 以為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不樂不然而黃  
 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  
 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  
 人索亦此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  
 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  
 推獎之官至寺丞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  
 遇貌壘  
 盧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公自注新除司議郎

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  
 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  
 闊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

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為摘

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

過雨亂紅渠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

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

廬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置之使通

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

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

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

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

以厭水神洙曰郭

璞江賦盤渦谷轉

###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

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

熯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

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干戈利無

今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

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

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

嶺卽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勾踐反國  
 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耻龍泉楚  
 王劍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  
 制度洙曰長楊賦西壓月窟西域傳斤候百  
 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  
 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爲  
 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  
 一犬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鵬也邢子高曰此  
 真射鵬手當時號爲落鵬都督趙曰  
 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  
 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初童謠云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應識以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

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

時十月卽爲壑粉期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  
 成類如此可歎子美猶

始祖也至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

墀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  
 故借漢主爲言也不聞謂豈不聞乎鶴曰

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卽爲壑粉期

告以必破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

時降者皆受節鎮河  
 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  
 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史

是年鄭公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  
衆于當狗城遂收益川加檢校吏部  
尚書

黃河北岼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  
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岼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  
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  
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劔南節度  
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  
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  
而作此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  
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  
入駝駝揚旗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  
纏風颺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前言俯  
身試舉  
旗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  
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

休適蠻與荆

斷曰駭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陷犬戎言

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

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

見醉已遣沈冥

###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廣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

梁棟秋窮途愧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

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

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

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

之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

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

還朝康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

安故居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

九月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

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希曰抱朴子外

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

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

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洙曰漢匈奴號李廣

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

實堪時落堪者不甚也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

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

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

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  
逐花低老去叅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  
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頑踈惑町畦有久  
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暫酬知己分還入故  
我殆幕中不合故林棲鄭曰先見切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  
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  
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  
洗茅齋慰遠遊洙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服  
緝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  
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萬事干戈  
裏空悲清夜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以  
為賦景則淺以為興比則長  
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  
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  
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  
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  
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魚竿自比太公清秋鶴髮翁胡為來慕

下祗合在舟中仕宦失志不能決絕如此黃卷真如律青

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

歌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道

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

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

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之語西嶺紆村北南江繞

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圻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信憂讒之態可念

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

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

蒙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但即據槁梧而瞋增桐字迥異

○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  
官矣洙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賦池魚  
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  
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束縛者言性本疎散也  
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  
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上下沈著

風塵荏苒

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強移棲息一枝安

###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

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

露乘月坐胡牀

###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

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

見衰白意都迷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

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

北齊州安在哉鄭曰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

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傷干戈覓來看

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

落長瞻碣石鴻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

焉會稽瀕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

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

鞅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踈翠

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

丈歌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

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

伐會見拂雲長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

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

與批把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批把樹

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

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

詩有云少陵為雨添詩興可是無心

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

韻得忘字

沱水臨宁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

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

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

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

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夢弼

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

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

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

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

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  
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  
不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

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

鷺為伴宿清溪鄭曰駛苦史切疾貌也趙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

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池  
畫圖至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  
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  
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闕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

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

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

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

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

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本中何

補參軍身乏一作參軍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

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

息出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

掉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

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

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

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

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

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

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鼎來瑱為戒非無為者

昔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

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

藜羹本一作翠織成（夢弼曰）廣雅天竺出細

言織紋也（韓曰）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趙曰）

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具闕兮珠宮（希曰）按

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

秦隴觀察使（洙曰）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

茂稱瑱倔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

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洙曰）蘇季子位高

金多（趙曰）莊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

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

覺棣萼一別永相望語極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

詩成吟詠轉淒涼（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

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鷺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

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



思有味冉冉下蓬壺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

恨空聞自傷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足媿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

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弼

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

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鳴夷子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嘶

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

得僊老暫相將總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

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各日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鄭虔蘇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云榮

陽復寂寞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

獨前塗是中有甚悲者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

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  
 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  
 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  
 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為  
 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  
 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  
 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  
 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

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

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噫瘡

病餐巴水滄夷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

榛蕪鶴曰蘇鄭之死適值歲歉按舊史廣德

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穀

貴歿潛夫八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

秦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周喪盡餘喘又此詩

未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瘡病餐巴水

滄夷老蜀都蓋公自叙此時展轉歷綿梓闕

去矣行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

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

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  
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鷲

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

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興託

矯矯今人必以一飽為諱所謂掇皮皆真○

洙曰鮑明遠詩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魏

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

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鞞臂捍也前漢志藍

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

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

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

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方杜集卷十

三



Large, faint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reading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